

宝山史話

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
六十周年專輯

陸詒徵題



第4期

1992年



宝 山 史 话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专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宝山史话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专辑

编辑委员会

主任：彭望湜

副主任：傅家驹 朱保和 王企璋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企璋 卢学谨 朱保和 任晓初 刘浩正 何荣贞
宋梦麟 张大卫 周福康 袁世福 施仲兴 彭望湜
傅家驹 薛耘

责任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何荣贞 傅家驹

责任校对：周之兴

序

1932年1月28日——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虽然距今已有60个春秋了，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记忆犹新。

当年，第十九路军、第五军与上海民众一起，为民族浴血奋战，守土御侮，同仇敌忾，团结抗日。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损他们的夺目光彩。因为淞沪抗战的主战场在宝山，历史的责任驱动着我们，编撰了《宝山史话——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专辑》这本小册子，其初衷就是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教益，激励我们深刻的、持久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我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

东欧、苏联局势发生剧变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因此，广泛开展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保护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积极思想和精神，对引导亿万人民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在这方面起一点作用，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注意读物的可信性和可读性，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我们虽然作了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遗漏甚至不当在所难免，期望得到专家、同行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正。

蔡子强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十九路军军长 蔡廷锴



松沪警备司令戴戟



第五军军长 张治中

目 录

序

回忆“一·二八”抗战…………… (1)

浴 血 奋 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始末…………… (10)

闸北巷战…………… (16)

江湾炮火连天…………… (20)

保卫吴淞要塞…………… (23)

空军首战告捷…………… (28)

威震中外的庙行之战…………… (30)

血染蕴藻浜…………… (34)

八字桥拉锯战…………… (37)

浏河、葛隆激战…………… (40)

众 志 成 城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42)

蔡廷锴挺身抗日…………… (48)

张治中请缨杀敌…………… (52)

朱耀章赋诗言志…………… (56)

宋庆龄赴前线劳军…………… (59)

何香凝拳拳爱国心…………… (63)

颜福庆救死扶伤…………… (66)

蔡香荪急公好义…………… (68)

季鹤荪烈义可风…………… (71)

宝山民众支援抗战…………… (74)

上海市民义勇军守卫宝山城…………… (77)

学生义勇军战地服务.....	(81)
爆破“出云舰”.....	(84)
日酋“天长节”挨炸.....	(86)
上海民众反对中日淞沪停战协定.....	(88)

永 志 不 忘

悼念殉国将士.....	(92)
炮台湾人怀念“箬帽兵”.....	(95)
日军暴行录.....	(98)
吴淞炮台被毁.....	(105)
炮火震撼宝山城.....	(109)
孙总理奉安纪念碑毁损.....	(111)
宝山地区大中专院校被毁.....	(113)
程胜法一家的遭遇.....	(115)
海外华人忆当年.....	(118)
无名英雄墓与一·二八纪念路.....	(120)
忠烈墓与忠烈桥.....	(123)
四烈士衣冠塚.....	(126)
庙行纪念村.....	(129)

附 录

第十九路军简介.....	(132)
敌我双方军队情况.....	(134)
伤亡统计.....	(140)
损失统计.....	(142)
难民统计.....	(144)

回忆“一·二八”抗战

陆 诒

60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是一次局部抗战，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次淞沪抗战至少提醒我们两条：（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所谓“皇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从1932年1月28日到3月1日，英勇的十九路军与先后参战的宪兵第六团、第五军将士在全上海各界人民热烈支援下奋起抗御日军进攻，历时33天，打得威武壮烈，迫使敌军三易统帅，连遭失败。即使后来敌军在浏河登陆，企图包抄我后方，但我军仍能全师而退，保存了有生力量，严守第二道防线。经过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鼓舞了我们今后全民抗战的决心，影响极为深远。（二）“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当时的民族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即使在军队内部也引起分化，一部分人亦主张奋起抗战，如十九路军将士以及中央军第五军将士，甚至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团，当日军杀上门来时，他们也置上级“缓和紧张局势”的命令于脑后，英勇抗战。复巢之下，岂有完卵。民族矛盾上升，超越了阶级矛盾，也为我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二八”晚上11时30分，闸北我军抗战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住在汉口路《新闻报》的三楼宿舍，

只听得整个编辑部人声嘈杂，电话铃声不断，说是驻守在闸北的中国军队同骄横不可一世的东洋兵打起来了！事出意外。因为国民政府早已命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本驻沪领事村井的无理要求，并在48小时限期之前，封闭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不料当村井领事表示满意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又在28日晚上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防区，让日军进驻。他们也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当晚就从天通庵路向我军进行突然袭击，我军自卫还击，这场不宣而战的战役就打响了！我曾随许多同事一起跑到五层楼屋顶，倾听从闸北传来的一片枪炮声，大家你一句、我一言地在议论，推测打在什么地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月29日上午，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更加稠密，敌机多架又飞临上空，进行残暴的轰炸。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炸燃烧，烈焰腾空，大量的纸屑和灰烬被北风吹进了租界，那是敌人在消灭我们的文化机关！民族抗战的义愤在我心中燃烧，我就主动去找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先生，表示愿意到闸北前线去采访，不求作什么人寿保险（当时，一部分外勤记者提出上前线采访的先决条件，是馆方为他们作人寿保险）。他欣然同意，派我随原来分工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李祖唐先生到北站前线去采访。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绕道出发，由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往西走出租界，经中山路桥到达闸北。这里与租界相比，显然是两个世界。头上敌机盘旋侦察，周围枪声时断时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张君嵩团）所部士兵守卫在街垒旁边，附近居民正在协助军队加固防御工事。驰抵闸北中兴路，遇到敌机低空扫射，司机立即停车躲避。

等敌机过后，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驱车前进，使我们进退两难。最后我建议：“让我一个人先到北站去看看，你们可在此等候，如果超过两小时，那就不要等了。”

踏进被敌军轰炸的北站，见到有几节车厢歪倒在路旁，玻璃碎片狼藉满地，前面不时响起机关枪和步枪声。俯身步行，经过好几道哨兵盘问，最后由一位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诺尔医院当护士的中年人带我到前线指挥所。此人我曾到医院中多次见到，彼此面熟，我问他什么时候到军队里的？他说：“昨夜枪声一响，我就到此自动援军，做我应当做的救死扶伤工作。”再问他姓名和住址，他笑而不答。抗战的枪声就是神圣的号召，群众中自愿参战的无名英雄真不少。

北站东侧一间简陋的小屋，就是临时设立的前线指挥所。接见我的不是意料中的十九路军军官，而是刚从南京调来的宪兵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上珍。

李营长兴奋地带我到观察哨去察看从老靶子路伸展到宝山路口的敌军阵地，并向我详谈28日晚上作战经过。他说：

“宪兵第三营作为先头部队于27日晚上到达北站，我们是奉命来接收十九路军闸北防务的，目的是为了执行上峰缓和紧张局势的任务。28日上午我去拜访过张君嵩团长，双方商定了移交防务的部署，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敌军竟杀上门来，我最先接到张团长的紧急电话，问我前方情况怎样？你们有什么打算？我说：‘敌人既然打了第一枪，我们就只有回敬第二枪。他们已冲到宝山路上，我们只能拼命，那还有什么好讲的！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坚守阵地。’张团长就在电话中大声说：‘那好极了！我们都是爱国军人，在敌人进攻面前，再也不要分什么十九路军和宪兵的界限，只有团结一

致，狠狠地打，消灭敌人！’敌军好几次想冲过宝山路进攻北站，都被我们打退了！”

北站归来，我就回报馆写出了当天的抗战报道，这也是做新闻记者的开端。

1月30日上午，我到市郊真如十九路军军部访问了军长蔡廷锴将军。距军部门口不到两丈远的地方，即有一架被我军击落的敌机残骸，有5、6个军人在围观、议论。原来这架敌机在昨天雨雪纷飞中偷袭我军部，敌人太猖狂了，欺侮我们缺少高射炮，竟敢俯冲1000米以下作低空扫射。我卫兵连沉着应战，用步枪组成稠密的火力网对空射击，一颗子弹恰恰击中敌机油箱，引起燃烧爆炸，落到地上，人机俱毁，这就是侵略者应得的下场！

在军部，先得到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的热情接待，他领我到一间简陋的小房间去访蔡将军。当时蔡将军正在与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商量重新部署军队，迎击敌军新的进攻。待区师长辞出，蔡将军才开始和我长谈。

蔡将军剃平顶头，身材高而瘦，脸晒得黑黑的，穿一身黄呢军装，佩斜角武装带。他一见面就说：“这次抗战，我们是仓卒应战。敌人欺我太甚，逼得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起来抵抗。早在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曾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找我谈话。胡说什么‘现在尚未准备好，日军虽有挑衅，政府仍将循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日方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计，不能不忍辱负重，拟令我军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切盼遵照中央意旨实行，并将由南京派宪兵来接防。’27日上午，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与社会闻人杜月笙、杨虎等又来找

我，说什么‘贵军体念政府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同人等无限钦佩’等等鬼话，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早已商定，答应日方无理条件，决心要屈服让步。但他们没有料到南京调来的宪兵尚未接防之前，日本兵已打进了闸北，我们只有奋起抵抗这条路可走。

“接火以后，我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将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作战。一面报告上级并令我军六十师和六十一师限3天内集中淞沪作战。一面又通电海内外，庄严声明：‘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谈到这里，蔡将军走到另一间室内去接电话，他回来时脸色显得特别严峻，对我说：“刚才接到上海市长吴铁城电话，各国领事和团体要求双方停战3小时，让闸北虹口一带难民安全撤离，日方已经答应，我方也同意。开战也好，停战也好，我们一定做到有备无患，时刻准备好同敌人决战。说真的，过去我们打了多年内战，坐视东北沦陷，人民遭殃，实在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人民。今天我们是对外作战，士气和民心就不一样，我们一定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来，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你看事实，不是我军已经粉碎了日军盐泽少将四小时内解决战斗的谰言吗？我军将严阵以待，来者不拒。我们一定同他们拚到底！”

第二次再访蔡将军，是在2月7日上午。那天蔡将军情绪特别兴奋，他告诉我：“孙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博士曾于昨天（6日）上午来军部慰问，还带来了大量慰问品。孙

夫人告诉我们，她和廖夫人何香凝、杨杏佛等正在筹组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十九路军受伤的将士，这对我们鼓舞极大。”蔡将军还指指身上穿的一件灰布丝棉背心对我说：

“这是上海妇女团体捐献给前方弟兄们穿的御寒背心。她们从报载的照片上看到十九路军将士头戴斗笠、身穿单薄军服在前线作战，特发动全市家庭妇女日夜缝制丝棉背心，送到前方。这千针万线寄托着全市妇女们的一片爱国热忱，战士们穿上这件丝棉背心，一定会感到温暖，甚至热血沸腾，愿将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

他又说：“刚才接到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电话，今天清晨，敌军海、陆、空军协同作战，向吴淞、宝山、狮子林一带发动猛烈的攻势。吴淞要塞的露天炮台目标明显，早被敌机炸毁，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弃职潜逃，副官长当场阵亡，要塞守备竟无人负责，我即命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暂行兼理。敌军海军陆战队试图在海、空军掩护下在吴淞、宝山一带登陆，都被我翁旅官兵奋勇击退。但是我军毕竟在敌军海、陆、空军优势火力下作战，伤亡极为重大。”

记者曾两次到吴淞郊外访问过翁照垣旅长，他真是一位智勇兼备的战将。他一再向我解释，十九路军这次抗战，是反侵略的义战，士气高涨，人人抱牺牲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敌人的海、陆、空军的火力虽比我们强，但他们的士气远远不如我们。他们对吴淞的进攻，海军利用潮涨时发炮轰击，但又不敢近岸，空军也只有白昼肆虐，夜袭比较少。只要在作战中摸准敌军进攻的规律和特点，我们仍能克敌制胜，守住阵地。

当时，我每次从闸北我军防区到吴淞时，总要经过大场

和刘行。在2月中旬以前，这一带我军守备兵力比较薄弱，也正是敌军企图从吴淞、宝山包抄我军左翼的注意之点。幸而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于2月18日及时增援，接替十九路军左翼防务。从江湾北端经庙行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防御得到加强，并以一部分兵力在狮子林炮台北北闸洞到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等地担任沿江警戒。张治中将军从南京到达南翔后，即接受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的命令，担任左翼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指挥官），指挥庙行、吴淞、宝山一线的战斗，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谭启秀和翁照垣也归他指挥。他将第五军军部设在刘行镇附近，指挥所部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进入阵地，迎击敌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发动的那次总攻。

从这次淞沪抗战的全局态势来看，如果当时单靠十九路军3个师的兵力孤军奋战，没有第五军的及时增援，也难以抵御敌军3次增加的兵力，支持33天的局部抗战。我们在歌颂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同时，对第五军战士及时增援，自始至终的并肩抗战的功绩也不能抹煞！

2月20日下午，我最后一次从吴淞前线采访回来，路经刘行镇时，曾到第五军军部访问张治中将军。

张将军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保定军校毕业，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之役。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即参加学校教育，以后又历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多年，在中央军系统的师、旅、团、营干部中很多是他的学生。

他中等身材，脸色红润，说话谦和有礼，军服整洁，有儒将风度。张将军首先说明：第五军主动请缨来上海的目的，就是支援十九路军坚决抗日。我们都归十九路军总指挥蒋